

十方

丛书

体用论 (外一种)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十力丛书

熊十力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体用论：外一种 / 熊十力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2

(十力丛书)

ISBN 978-7-5325-9094-0

I. ①体… II. ①熊… III. ①哲学理论—中国—现代
IV. ①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0295 号

体用论(外一种)

熊十力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8.5 插页 2 字数 192,000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978-7-5325-9094-0

B·1091 定价: 5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十力丛书”出版缘起

大约在 2006 年，我动念想出版熊十力先生的书，遂与熊先生后人联系。其时我不过是初入出版界的资浅编辑，没想到万承厚女士欣然慨允，给予我极大的信任。万女士为此事咨询王元化先生，元化先生又委托时任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的王为松先生主持出版事宜，事情很快落实，由当时我所在的世纪文景公司与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出版。

熊十力先生的曾孙女熊明心博士参与了丛书的编校工作，现代新儒家的传人罗义俊先生担任丛书的学术顾问。罗先生不顾久病体弱，亲自参与审稿或复校。王元化先生则将旧文中有关熊先生的片段连缀成《读熊十力札记》以代丛书序，并在前面写了一段引言，据说这是王先生亲撰的最后文字。丛书自 2007 年 8 月起陆续出版，历时两年，而王先生于 2008 年 5 月去世，未及见到丛书出齐。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万女士也于今年仙逝。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上海书店出版社再版“十力丛书”，因记其始末。新版“十力丛书”改正了不少初版未校出的错讹和不当的标点，将初版遗漏的《论六经》与《中国历史讲话》《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等合为一册，《熊十力论学书札》增补了若干新发现的书信，“十力丛书”庶几完备焉。

当时为初版所撰“出版说明”，仍录于下：

1947 年门人刘虎生、周通旦等于熊先生家乡谋印先生著作，名

之曰“十力丛书”。盖先生亲定名焉。丛书原拟印先生前期主要著作,因财力不继,仅印出《新唯识论》语体本及《十力语要》各千部。先生晚年自筹付印《与友人论张江陵》《原儒》《体用论》《乾坤衍》诸书,亦以十力丛书为名,显见先生续成之意。然亦止成数百部以便保存而已。今汇集出版先生前后期主要著作,成为一完整系列,仍决定沿用“十力丛书”之名,亦为完成先生夙愿云。

本丛书编辑体例如下:

一、采用简体横排,以广流传。

二、以原始或原校较精之版本为底本,并参考其他版本点校。

三、依熊先生原文之句读,重施标点。通假字保留;异体字酌改为通行字;凡显系手民误植者,径改不出校记。

四、引文约引、节引或文字与出典稍有出入处,一般保持原貌;与出典差异较大者,予以说明。引文或正文少数省略的内容有必要补出者,补入文字加[]。原版个别无法辨识的文字以□示之。

补记:《新唯识论》立“翕闢成变”之义,系熊十力哲学的重要概念,为尊重故,丛书中与此相关的“闢”字不简化成“辟”,而写作“闢”。另外适当照顾作者的用字习惯,如“执著”之“著”熊先生习惯写成“着”,古印度论师世亲之兄,熊先生也写作“无着”,今亦仍其旧。

刘海滨

2018年12月5日

目录

体用论

题记 / 2

韩序 / 3

赘语 / 5

第一章 明变 / 10

第二章 佛法上 / 32

第三章 佛法下 / 57

第四章 成物 / 95

第五章 明心(有目无文)

明心篇

题记 / 130

自序 / 131

篇上 通义 / 135

篇下 要略(有目无文)

附录 / 272

体 用 论

题 记

《体用论》于 1956 年秋至 1957 年冬作于上海。1958 年春由龙门联合书局影印出版。全书含《明变》《佛法上》《佛法下》《成物》四章，《明心章》有目无文。是书乃熊先生晚年的代表性著作，集中表达了他的体用不二观。

韩 序

元恺少年游学北庠，请业黄冈熊先生。两年而南归，躬耕南楚资江之野。劳作余暇，惟泉声山色是娱。日月易逝，吾年忽忽逾六十矣。平生寡陋，莫窥大道，惭愧师门。近闻先生衰病，侨居上海。远来随侍，承授尊著《体用论》。反复寻玩，窃有致广大、尽精微之叹。先生之学从佛家大乘入手，大乘双轮，空有两宗譬如车有双轮。其宇宙论皆分别性相。一者，不生不灭法，所谓真如，是为法性。犹云实体。二者，生灭法，亦名因缘法，是为法相。犹云现象。性、相，剖成生灭与不生灭之两界，佛法东来千载，大师宿德莫不奉持惟谨。先生初亦承之，卒复怀疑。乃自由参究，仰观俯察于天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久之自然会通。忽触悟《变经》，启发益宏，始叹此理圣人发之已久矣。《易经》亦称《变经》。遂乃归本孔子，创明体用不二之宗。自是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此本论所为作也。元恺尝试思之，实体变成宇

宙万象，其内部若无相反之几，何由成变？若无复杂之性，云胡发展？故知哲学上一元唯心论者，猜想宇宙本源唯是单独的精神性；一元唯物论者，猜想宇宙本源唯是单独的物质性。皆非深彻理根之谈也。万有之原、万理之根，曰理根。见郭象《庄》注。然则先生此论岂止救佛氏之失而已乎！是书字字皆道其经历，佛典有以少文而摄无量义者，此其类也。元恺离师年久，不图老钝犹得亲承至论。维时海上阴寒。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意趣悠然，敬为斯序。此书由封君用拙誊写，请影印二百部保存。并记。夏历戊戌年甲寅月，公元一九五八年春日，弟子南岳老农韩元恺。

附记：恺问：“先生此论，以宇宙万象名为功用。何耶？”先生曰：“功用者，生生不息、变动不居之谓。宇宙万象元是实体之生生与变动而已。不是实体如母，万象如子，成为各别也。故万象亦名功用。”

赘 语

此书之作，专以解决宇宙论中之体用问题。宇宙实体，简称体。实体变动遂成宇宙万象，是为实体之功用，简称用。此中宇宙万象一词，为物质和精神种种现象之通称。体用之义，创发于《变经》。参看《原儒·原内圣》篇。《易经》古称《变经》，以其阐明变化之道故。晚周群儒及诸子，无不继承《大易》，深究体用。《易经》亦称《大易》。大概儒家未甚离孔子本旨。亦未能不离也，此不及详。诸子百家著作当甚宏富，其于体用问题有无专论，今无从考。司马谈言“六艺经传以千万数”。据此而推，诸子皆大学派，其书决不少，而皆亡灭。王船山痛恨秦人毁学。惟道家有老庄残篇可寻。老庄言道，道，即实体之名。犹未有真见。略举其谬。老言混成，归本虚无。其大谬一也。参看《原儒·原内圣》篇。老庄皆以为，道是超越乎万物之上。万物一词，包含天地与人在内。《天下篇》称老与关尹皆主之以太一。太一者，绝对义，即指道而称之也。老虽反对天帝，而以道为绝对、为万物之主，则近于变相的天帝。庄子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耳。”“若有”二字虽故作疑词，而其实意与老氏不殊。倘真知

体用不二，则道即是万物之自身，何至有太一、真宰在万物之上乎？此其大谬二也。明乎体用不二，则一粒沙子的自身便是大道昭著。沙子乃至大无外，而况人乎？庄子叹人之小，良不悟此。道家偏向虚静中去领会道。此与《大易》从刚健与变动的功用上指点、令人于此悟实体者，便极端相反。故老氏以柔弱为用，虽忿嫉统治阶层而不敢为天下先，不肯革命。此其大谬三也。道家之宇宙论，于体用确未彻了。庄子散见之精微语殊不少，而其持论之大体确未妥。庄子才大，于道犹不无少许隔在。

晚周诸子略可考者，惟道家。墨子书虽大半亡失，而由《天志》之论窥之，可知其于宇宙论不相干也。惟惠子书全亡，可惜耳。

有问余者曰：“公之书，以体用不二立宗。然只说实体变动而成功用，却未说明实体是何等性质。”余答之曰：实体变动而成功用，只有就功用上领会实体的性质。汝今应知，功用有精神质力等性质，此即是实体的性质。何以故？实体是功用的自身故。譬如众沍有湿润与流动等性质，此即是大海水的性质，以大海水是众沍的自身故。汝若欲离开功用而别求实体的性质，此种迷误，便如欲离开众沍而别求大海水的性质。将无所得。功用以外，无有实体。向何处求实体的性质？譬如众沍以外，无有大海水。向何处问大海水的性质？不获已，而任想像，则将如般若家说实相寂灭，大有诸师说真如无生、无造、如如不动而已。汝若彻悟体用不二，当信离用便无体可说。倘复狐疑，当给汝三十棒。禅师激发人，辄以棒击之。

此书实依据旧撰《新唯识论》而改作。《新唯识论》简称《新论》。《新论》有两本。一、文言本，写于病中，极简略。二、语体文本，

值国难，写于流亡中。此书既成，《新论》两本俱毁弃，无保存之必要。余年将见恶，始向学。（《论语》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读书与用思，久坐不起以为常。夜少睡眠，遂至神经衰弱过度，遗精病甚厉。四十至五十二岁长期中，每日禁说话。话至十句左右即遗精。后乃屏书册、省思虑。五十三四，遗精之患渐减轻，直至六十五，始全无此患。平生不敢著书。偶有小册皆随便为之。《新论》语体本草于流亡中，太不精检。前所以印存者，则以体用不二之根本义存于其间耳。今得成此小册，故《新论》宜废。余之学宗主《易经》，以体用不二立宗。就用上而言，心主动以开物，此乾坤大义也。与佛氏唯识之论，根本无相近处。《新论》不须存。

此书《佛法》上下两章，衡论大乘学，于空宗尤详。余平生之学，本从大乘入手。清季，义和团事变后，中国文化崩溃之几兆已至。余深有感。少时参加革命，自度非事功才，遂欲专研中国哲学思想。汉学、宋学两途，余皆不契。求之《六经》，则当时弗能辨窜乱，屏传注。竟妄诋六经为拥护帝制之书，余乃趋向佛法一路。直从大乘有宗唯识论入手，未几舍有宗，深研大乘空宗，投契甚深。久之，又不敢以观空之学为归宿。后乃返求诸己，忽有悟于《大易》。而体用之义，上考之《变经》益无疑。余自是知所归矣。归宗孔子。然余之思想确受空有二宗启发之益。倘不由二宗入手，将不知自用思，何从悟入《变经》乎？此书于佛法较详，所以自明来历耳。吾学之所从来与经历，曰来历。

《大般若》观空，《大般若经》，空宗所宗之根本经典也。甚深复甚深，空得彻底。《大易》观有，甚深复甚深，有极其妙。《易》有《观卦》及《大有卦》。《观卦》言观生，生生不竭，所以为大有。空有二种观，乃是人类智慧发展到最高度，能综观、深观宇宙人生，才有空或有之两

种认识耳。人生殉没于小己的种种私欲中，如蚕作茧自缚，如蛛造网自锢，欲其认识到宇宙人生本来空，此事谈何容易。世有小知，闻空而谤佛，多见其不知量也。不自知其分量。空，并非由主观幻想。陶诗云：“人生本幻化，毕竟归空无。”余相信个别的物，至大如天地终当坏灭耳。就个体上说空，佛氏一毫不妄语。

或有问言：“承认宇宙人生是实有，此乃世间常识所同然。哲学家之宇宙观亦皆根据常识。然则《大易》观有，固与哲学不异乎？”答曰：否，否，不然。汝若于此不辨，不独侮圣言，正恐断绝慧眼。圣人所观之有，乃宇宙人生天然本有之真际。圣人直亲合于全体大用，全体，谓宇宙实体。大用，谓实体变成大用。万物本来皆与宇宙同体同用，唯圣人能与体用亲合耳。视天地万物为一己，忧患与同，而无小己之迷执。坦荡荡，与大化周流。坦荡荡，见《论语》。哲学所明之有，鲜不为世间颠倒所执之有，可与圣学并论乎？

此书自注，似嫌过繁。然与其失之简，宁可失之繁。《姚江学案》中有“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二语。向见聪明人皆自以为易解，吾知其必不解。因诘之曰：“体用二名，随处通用。此处说体用，以何名体？以何名用？上语两‘即’，下语两‘即’，是重叠言之欤？抑上下各有意义欤？”其人哑然不能答。北大昔有一高材生，曾见余谈禅家作用见性，称引禅语甚多。余诘之曰：“何谓作用？何谓性？云何于作用见性？”此子惶然。余教学年久，深知学子习气。余承先圣之业而演之，不敢不尽心。世不乏好学深思之士，当不怪老夫好烦琐也。

有谓长注宜置正文以外，毋隔断文气。余未采纳者，读书不求义解，只玩文气，则与不读等耳。

书中注文顶正文。用上下括弧。上括用「，下括用」。注内有小注者，则上括用「，下括用」。《原儒》中皆如此，而未说明，颇有函问者，今志于此。^[1]

夏历丁酉初冬，公元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熊十力识于申江观海楼。

丙申秋，起草《体用论》一书。旧患血管硬化、心脏病皆触发，又感脑空，中医云血亏之故。友人劝停止写作。余感其意，答以《万物》一首：

万物皆舍故，吾生何久住。志业半不就，天地留亏虚。亏虚复何为，岂不待后人。后顾亦茫茫，嗟尔独自伤。待之以无待，悠悠任天常。噫予犹御风，伊芒我亦芒。

附注：志业半不就早年有志乎仁为己任，忽忽遂衰。心所欲述作者，皆不获执笔。天地留亏虚古志云：“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按吾国西北多高山蔽天，天失其高明，即亏虚也。东南濒海，患卑湿，是地之亏虚也。天常天者，自然义。常，谓理则。噫予犹御风庄子称列子御风而行，言其待风，即未能无待也。庄子云：“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芒，惑也。予衰矣，未能演《易》，期待来贤。如列子之御风，是伊芒而我亦芒也。人生固有不容已于芒者乎？

[1] 编者按：本书重排后，以上括弧均已删去。自注与正文的区别在于字号和字体不同，注中之注前后加圆括弧。

第一章 明 变

古代印度佛家，把一切心的现象和物的现象都称名曰行。行字含义有二：一、迁流义。二、相状义。彼以为心和物的现象是时时刻刻在迁变与流行的长途中，故者方灭，新者即起，谓之迁变。故灭新生，相续无绝，因说流行。不是凝然坚住的东西，所以说迁流义。然而心和物虽是迁流不住，而亦有相状诈现。譬如电光一闪一闪诈现赤色相，所以说相状义。物的相状，是可感知。心的相状，不可以感官接，而可内自觉察。因为心和物具有上述两义，故都名为行。这个命名甚谛，我亦采用之。

佛家对于一切行的看法，盖本诸其超生的人生态度。超生谓超脱生死，犹云出世。见《慈恩传》。彼乃于一切行而观无常。观者，明照精察等义。无者，无有。常者，恒常。观一切行，皆无有恒常。申言之，于一切物行，观是无常；于一切心行，观是无常。故说诸行无常。唯作此种观法，方于一切行无所染着，得超脱生死海。此佛氏本旨也。佛氏说世间是一个生死大海，人生沦溺于其

中，可悲也。所以佛家说无常，即对于诸行，有呵毁的意思。本论谈变，明示一切行都无自体。此与佛说诸行无常旨趣似相通，而实有天渊悬隔在。佛说一切行无常，意存呵毁。本论则以一切行，只在刹那刹那生灭灭生，活活跃跃绵绵不断的变化中。绵绵者，相续貌。刹那刹那皆前灭后生，不中断故。依据此种宇宙观，人生只有精进向上，其于诸行无可呵毁、亦无所染着。此其根柢与出世法全不相似也。生灭灭生者，言一切行，都是于每一刹那方生即灭，方灭即生也。

如上所说，心物诸行都无自体，宇宙唯是变化密移，变化二字，以后省言变。新新而起，故故不留，岂不奇哉！今有两大问题待解答者：一、有能变否？二、如何成功此变？先谈第一问题。余以为宇宙实体不妨假说为能变。云何知有实体？以万变不是从无中生有故。犹如众沤非无大海水可得起故。众沤，以比喻万变。大海水，以比喻实体。无能生有，理定不成故。吃紧。且世间计无，约分二种：曰别计无，曰总计无。总计无者，如计太虚，空空洞洞，是谓之无。为此计者，乃大迷妄，不足据也。大虚含容万有，故有相不异于虚，虚相不异于有。元无二相可分。相者，相状。二相，谓虚与有。而世俗妄计有一大空无之境，字以太虚。非甚迷妄，孰信之哉？故总计无，全无是处。别计无者，谓于一一事理，或时计为无。如我避寇入川，平日所有的书，现在一本也未带着。我每欲看某书却不可得，此时便说某书是无。又如古今学者所说许多道理，吾人对于某种道理自加思考却信不及，便谓某种道理是无。凡此等计，都属于别计无。颇有人说，别计无并不是果无。如某书不在手边犹不能谓之无，此书或在另一地方是